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八、曉風殘月桂花香

公遐聞言喜謝，便由兩少年壯士領路，陪同走下。山下諸人正將死狼聚在一起，方在谷口旁邊溪岸上洗剝狼皮。只前見少年和一中年矮子一同迎上。另有一人走在前面，朝公遐微笑點頭，看了一眼，如飛往谷中馳去。谷口山門業已大開，內有十幾個少年男女和幼童歡呼而出，同往溪邊跑去。谷口前段形如一座桶形深洞，約有三丈方圓，兩壁還有好些大小洞穴，已被人闢作石室，打掃極為乾淨，燈光外映。洞壁上掛著幾盞大油燈，並有鬆油製成的火炬，照得全洞通明。一群山羊剛被人趕往裡面，地上還有十幾隻野兔、山雞尚未拿走。

另一面，長幼兩位主人已迎將上來，見面笑說：「小弟婁公明，這是七弟秦真，請到裡面再說罷。」

公遐還未及答，秦真急道：「大哥怎不問方才的話？」

公明笑道：「老三的脾氣為人莫非你還不知？就有急事，也不在此一時。寇兄既能拿他鐵指環來此，決不會如你所料為賊所困。必定義是我昨日所說，他為巴家賊人所述，暫時不願回來也未可知。」

秦真意似不快，方答：「三哥怎看得起巴家那無恥女子？他平日常說巴賊殘殺土人，早晚除此一害。想是那日和大哥爭論了幾句，一時負氣，不辦出個樣兒不願回來。再不便是孤身犯險，被巴賊困住。雖不敢傷他，卻無法脫身。我們早向寇兄問明來意，也好放一點心。」

公遐聞言忙答：「秦七兄料得不錯。婁三兄本被賊黨困入石牢，現已遇救，被一蒙面騎虎的白衣俠女接走。此事前有人托小弟拿著指環來此送信。彼時小弟還想在此尋訪七兄，誤入賊巢，也極危險。三兄遇救時小弟也曾在場，知要來此拜望，大約不久也回來了。」

秦真驚喜道：「我說如何？寇兄果是黃龍山腳龍尾壩村中獨殺三隻大豹的麼？蒙你不棄遠道來訪，由此我們又多一同道之交，真乃快事。既與我婁三哥見面，他的事想必知道了？」

公明笑道：「寇兄深夜荒山冒險來此，到了裡面落座再說不是一樣，我料巴賊決不敢傷你三哥一根毫髮，何況今已脫身，報仇除害不在此時，忙他作什！」

公遐知道婁公明乃公亮之兄，見他比乃弟還要生得矮小精瘦。方才殺狼，不曾留意他的武功，乍看笑語從容，貌不驚人，說到末了兩句，忽覺語聲沉著，兩目精芒外射，與常人迥不相同。

公遐笑答：「聽說大兄、七兄所居在谷的中部，還有一段路。我們步月而行，且談且走也是一樣。」隨將經過一一說出。

秦真聽說公亮與虎女並騎而去，似頗歡喜，公明由此一言未發，似在尋思神氣。還未走出山洞，公遐便聞到桂花香味，越往前走，香味越濃。

秦真笑道：「大哥人最精細。方才要我弟兄到家再談，一半為了寇兄遠來勞乏，恐失敬禮；一半是為今夜殺狼，本山幾個會武的十九出動，他們俱都膽勇義氣，痛恨西山惡霸和手下賊黨，得知此事，激於一時義憤，難免趕去，不到時機，生出事來。還有那位騎虎俠女最關重要，想不到競和三哥投機，真個再好沒有。」

「我料寇兄今日來訪，本備有薄酒粗肴，等了一日不見尋來。中間命人往探，又未尋見，巴賊終年壓榨土人，西山兩條出口均有專人防守，方才聽說誤入賊巢，又非賊黨誘去，心還奇怪。後聽寇兄一說，才知誤走龍泉峽，巧遇每年必發的中秋山洪，於萬分危險中越崖而過，恰由通往賊莊的山洞中穿出。」

「那是巴賊藏酒的所在，因其兩面出口均有專人防守，此外無路可通，洞口無什防守。沒想到寇兄連經兩處素無人跡的奇險，繞越到此，無意之中深入他的腹地。妙在助你脫險的青衣女子林蓉乃他愛妾林鶯之妹。乃姊本是一個女飛賊，巴賊用了許多心機，請人做媒，才弄到手，寵愛非常。」

「以前便以正室之禮相待，又愛又怕。此女從小便隨乃姊，也會一點武功，初到巴家時才十來歲。三年前雙方合力打狼，曾經見過她兩面。雖在惡霸家中長大，但與乃姊性情大不相同，彼時年已十七，聽說巴賊對她本極垂涎。為了此女還有志氣，向姊哭訴，寧死不從，方得無事，居然至今未落賊手，能夠自保，也算難得。」

「她和小弟見第二面時，幾次開口，欲言又止，我並不曾理會。新近三哥和她見面，曾聽哭訴，想要逃走。萬一逃不出去，便借打獵為名逃來東山，我們業已答應。共總不到十天，三哥便被惡霸所困。照寇兄所說，此女暗中頗為出力。最難得是她並沒有私心，只是痛恨惡霸，性喜濟困扶危，急於脫離虎口，不似惡霸之妹巴柔雲還有別的用意。」

「她從小孤苦無依，先寄養在一個友人家中。從八歲起便隨乃姊在外流浪，受了不少驚險折磨，身世也極可憐。本來我們想要救她脫出火坑，今夜再聽寇兄一說，更非救出不可了。」

公遐聞言心動，對於林蓉越生好感，便把二女相遇情景，以及柔雲不聽分說與虎女拼鬥之事詳細說出。

秦、婁二人聽他口氣偏向林蓉，代說了許多好話，互相對看了一眼，公明笑道：「照此說來此女果然不錯。可惜她一孤身女子，這裡無處安頓。寇兄好人須要做徹，將來為她設法，使有歸屬才好呢。」

公遐脫口說道：「小弟蒙她相助才脫虎口，免去許多危險，將來定必惟力是視，此時卻是力弱無能，非諸位兄台相助不可。」

秦真笑答：「那個自然。」

三人一路說笑，不覺到了谷的中部。前見黃衣人名叫秦萌，乃秦真堂姪，業已趕回，說酒菜業已備齊。主人便請公遐往前面竹林中走進。公遐因提起林蓉脫困之事心情甚亂，沿途風景也未細看，只覺桂花樹甚多，到處繁花盛開，人如沉浸香海之中，清馨染衣，沁人心脾。

主人所居在大片竹林裡面，當地乃谷中最寬之處，約有千畝方圓一片平地。外觀一片竹林，翠乾捎雲，行列疏整，斜月光中滿地微陰。月影漸淡，疏星越明，知己離明不遠。

公遐笑說：「小弟來時業已吃飽，七兄盛筵實不敢當。隨便叨擾一些點心，明朝厚擾如何？」

公明笑答：「我弟兄都愛飲幾杯，今日又忙了一夜，本是殺完青狼回來大家歡宴，不料佳客光臨，一見投契，我們還要暢談。已命他們自在樓前花林中聚飲慶功，我們就在香遠樓上對酌清談罷。」

公遐知道這類山中俠士世外高人，豪爽至誠，不作客套，也就不再推辭，便由竹林小徑一同入內。

初意主人所居必在這萬竿修竹深處。及至順著竹徑石子小路，兩三個轉折過去，不禁暗中叫絕，心神為之一快；原來來路側面雖是大片竹林遮蔽，由外走進，彷彿一面是那參天危崖，一面不是松竹，便是桂樹，兩下對列，合成一條寬大曲折的谷徑。沿途花樹林中雖有房舍田園隱現，因未臨近，又和主人說笑分了心神，看不出牠的好處。

只覺一路桂花盛開，滿地金粟，綿互不斷，香粟村果然名副其實，別的均未在意。等到穿過竹林，面前忽現出大片花田，內裡開滿千百種菊花，殘月光中已極幽豔。前面又是一片微微隆起的高地，上面建著一幢又樸素又堅實的樓房，共只兩層。

頭層上面有一、平台，約有三四丈方圓，所有棟樑均是整株樹木建成，不加雕漆。樓側並立著兩株粗約兩抱以上百年老桂，上面花已開滿，另具一種清香，比來路所聞更香得多。這時殘月已快西沉，將圓不圓，一大團白影恰似掛在左側一株老樹幹上。枝梢三兩彷彿映在月影之中，清幽如畫。

左側松林森秀，秋芳滿地。右側大片田野，秋禾繁茂，合成大片清波，因風起伏。樓後又是大片平地，上面種著數十百株桂花

楊柳，大都兩三抱以上，疏密相間，甚是整齊。樹下許多老少男女正在安排桌椅酒食。有的已就原有大石鼓圍坐，旁邊用松枝升起地火，好些人正將日裡打來的肥鹿、山雞等野味用鐵架掛在火上，準備烤吃，不時聞到一陣陣的烤肉香味。

再往前去便是數十畝方圓一片湖蕩。小溪縈繞，流水潺潺，宛如銀蛇蜿蜒而來，掩映叢林花樹之間，與湖相通。水中時見殘荷敗梗挺出水面，想見夏日荷花盛開，楊柳風來，臨流垂釣之樂。再往遠望，這大片田畝肢塘的盡頭，又是危峰刺天，峭壁排雲。有的雲氣嶙嶙，蒸騰欲起；有的白雲如帶，環繞峰巔。

目光所及，無非美景，說不出那麼雄麗清曠。最妙是無論何處都是那麼乾乾淨淨，不見一點塵土污穢。到處長滿了花草蒼苔，無論田畝樹木，房舍樓台，都是那麼整潔鮮明，和用水洗過一般。瓜果之類又多，結實累累，觸目皆是。

隱聞樓那面男女笑語之聲隱隱傳來，彷彿興高采烈，快樂已極。走近一看，方才那些打狼的壯士已有好些由外趕回，正在隨同佈置。後聽主人一說，才知當地人數雖沒有西山惡霸的多，但是大家分工合作，各盡所能。除聽為首數人指揮而外，勞逸均霑，無論何事俱都一起下手，苦樂與共，有福同享。

為了山狼乃當地大害，以前突然來犯，吃過牠不少大虧。自從發現，便集合全村人等商計除此一害，已用了多日心計。除動手的人而外，全村的人都在等候好音。加以離明不遠，這一頓慶功宴不過把早飯提前一個多時辰。當日又是村人行獵之期，打來不少野味，狼皮又可運往山外換來許多必需之物，所以大家興高采烈，如此歡喜。

村中雖以婁氏弟兄和秦真叔姪力首，但是出力相等，所得相同，飲食起居的享受也差不多。不過當初入山開墾甚是艱難，到處毒蛇猛獸，遍地荊棘，非有機警膽勇的人領頭不可。直到現在也是如此，照例憑公推選村主，遇事聚眾集議而行。

事前無論何人，只要有理，均可出頭主張，全以大眾之意為定。可是一經商定，便須遵守，不許絲毫違背偷懶。村規雖是極嚴，但是全體一心，從無一人犯過。終年過著安樂歲月，又都富足。比起西山那面，簡直一個天堂，一個地獄。

中間婁公亮見西山土人痛苦不堪，惡霸勢力大強，暫時還難除他，不到翻臉時候。有時激於義憤，便將對方全家救往東山，分地耕種。無奈這些苦難的人太多，一時之間不能全救。香粟村耕地有限，再多添人，自己便不夠吃。

最後同盟弟兄四人集眾商計說：香粟村只是風景較好，地方比西山要小得多，地理也差得遠。全仗全村男女老少同心合力，興修開闢，才有今日。自己剛夠吃的，將來人丁越多，還想往外開荒。西山這多土人，如何收容得下？反正雙方勢如冰炭。

惡霸巴永富不說自己萬惡，逼得土人走投無路，生死兩難；只一有了逃亡，或是情急拼命，便當我們暗中和他為難，故意激誘土人尋他晦氣。近來表面不說，心中恨毒，如非我們弟兄難惹，早下毒手。

因聽人說這裡風景既好，出產又多，竟生貪心，打算強佔過去，以為新納愛妾藏嬌之所，免得許多姬妾住在一起吃醋爭風。已在暗中約請能手，準備吞併本村，殺人放火，一網打盡，早晚破臉成仇。那些受苦的土人也實可憐，使人目不忍睹。

將來總須一拼，不如就此下手準備起來，只等他那有力死黨回山，便即發難，一同除去，免得留一禍根，將來又是大害。主意打定，公亮便自告奮勇前往窺探虛實。起初公明因聽敵人之妹巴柔雲鍾情公亮，知他常往西山打獵，也借打獵為由前往相會，恐其日久情深，不以為然。

哪知公亮借此探敵，別有用心。在上半月弟兄爭論，一時負氣，說此去不辦點眉目出來決不罷休。不料獨居兩山交界的鐵漢羅三打抱不平，被惡霸擒去。因其不是對方佃戶農奴，推說是東山的人，前往討取。雙方言語不和，動起手來。公亮本領雖高，敵人也非弱者，人數又多，竟中暗算，被人擒住。雖聽公遐方才之言，不知詳細，但已料出幾分。

說時，賓主四人業已走往樓上。樓那面也有一片平台，並有小亭一角，正對前面遠山和那花林湖塘，眼界更寬，酒便設在亭裡。剛一落座，便聽遠遠鐵笛之聲，秦萌方說：「這等時候如何還有人來？待我去看。」

公遐笑問：「可是三兄回轉？」

秦真笑答：「這是外人，三哥用不上這樣費事。難道巴賊如此膽大，見三哥被人救走，他還不服，不等天亮便派賊黨來下戰書麼？」

公明哈哈笑道：「七弟你也看得他太狂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鐵笛之聲又起，只長短不同，似是信號。隔不一會兒，秦萌忽引一人趕來。公遐一看，正是鐵漢。見他方才被敵人打碎的一身破爛衣服，業已換掉，穿了一身補了好幾片，洗滌卻極乾淨的舊土布短裝，下面赤腳，穿一雙新草鞋，褲管用草繩綁住。

肩上掛著一個包袱，一柄板斧，手提一柄長大沉重的鐵鍬。頭上傷痕還有血跡，手腕上被鐵環勒破的傷痕隱約可見。只管在賊巢中被惡奴釘在木樁上面毒打虐待，依然英氣勃勃，看去強健多力。除滿面短鬚不曾剃掉，刺傷也似根根見肉，人又生得高大，和畫上虬髯公相似，顯得粗野而外，頭髮也經梳洗，通體乾淨整齊，另具一種威猛之概，彷彿全亭均被他一個人的盛氣籠罩，把方才清談細酌悠閒之景全都變過，一點不像連經多日苦難，受盡毒打，饑疲交加的囚人。這一對面，比方才月下所見越發精神，人更天真熱誠，自然流露。

鐵漢剛一走進，便對公遐喜笑道：「想不到你也來到這裡，比我走得更快。」

隨朝婁、秦二人撲地便要拜倒。

秦真似早防備有此一來，身子一閃，離座搶上，雙手將鐵漢肩膀一拉，剛說：「我們這裡沒有這個，快些坐下吃兩杯酒再說。」

公明插口笑道：「七弟留意，他身上還有不少的傷呢。」

鐵漢也笑道：「我真粗心。早聽三爺說過，你弟兄不論貧富都是一樣。對於能夠拿力氣換飯吃的土人只有更好。講究有話好說，有理就做，不論親疏，更不願人磕頭禮拜那些虛套。也是大爺從未見過，日常想起你待人的好處和那一身本領，今夜居然見到，心裡說不出來的歡喜，見面就想磕頭，表表我平日想見的心，忘了三爺所說的話。」

「我還未走到，便聽這位矮大哥說起你弟兄在此飲酒。七爺我又見過幾面，知道你便是我最歡喜想見面的婁大爺。七爺又是我佩服的人。要是先不曉得，像你們三位，兩個窮酸神氣，一個像有錢人家的嫩娃，人又生得這樣秀氣，休說叫我鐵漢向他叩頭，連他和我說話也都討厭呢。」

還待往下說時，秦真早將旁邊椅子拉過，令其坐下。

公明便問：「我七弟年少心粗，碰了你的傷處沒有？」

鐵漢笑道：「無妨，我因被驢日的毒打了好幾頓，又釘在木樁上面好幾天，連拉屎都不許，一身污穢，見不得人。又想巴永富這驢日的惡霸雖然不久遭報，這一走，我那地方已不能再住。好在家中只我一人，我種的那幾畝田雖捨不得丟掉，將來驢日的一死仍可取回。一聽三爺叫我來此暫避，高興得了不得。」

「逃出狗窩以後明知危險，驢日的回莊得知必要追來，一則身上太髒，二則我這板斧、鐵鍬是當初開荒的吃飯傢伙，沒牠不行，急慌慌背了三爺趕回家中一看，真氣得死人：新搭的兩間木房日前已被驢日的手下惡奴拆去多半。我想討婆娘三年來積蓄下的三十多張虎皮狼皮也被搶去。用的鐵鍋粗碗和一些不值錢的東西，也被驢日的搗碎毀掉。」

「七爺上次送我的一匹布連兩件棉衣、兩隻山羊也被拿走。好幾年的辛苦，被他鬧個家產盡絕。只這一身舊衣服托人洗補，想是人家在我出事後送來，恐怕連累，又恐我回來沒有穿的，偷偷塞在小柴堆裡，被我無心發現，剛拿往溪旁洗了個澡，將衣換上，驢日的賊黨便自追來，實在恨極。」

「可笑這些惡奴以為我不敢回去，稍微看了一看，點上一把火便往回走。我恨他們太毒，連這半間破木房都不與我剩下，燒個

精光。最可氣是田裡高粱業已成熟，不等收穫便被捉去。近日天氣又乾，收成雖好，葉子均已乾透。我正想改日抽空回去收割了來，這些狼心狗肺的惡奴索性割走也罷，他嫌費事，又恐我回來收割，臨去回頭又是兩把火。不是小溪隔斷，風又不大，幾乎連對岸那片野草也被點燃。實在萬惡。

「氣他不過，衣服也正換好，心想我有的是力氣，憑這一斧一鍬照樣的能夠興家立業，這些驢日的害不了我。實在氣他不過，隨偷偷掩往驢日的身後一斧劈死，拋向點燃的高粱田裡，便往回跑。這時那位騎虎的姑娘正用她那兩隻老虎引逗惡霸，還想去往賊巢大鬧一場。

「沿途都是賊黨人馬奔馳喊殺之聲，我也不怕，掩到高處一看，我殺了一個惡奴，做得雖然冒失，卻替賊黨多添出好些麻煩。想因放火惡奴失蹤，發現火中屍首，以為對頭伏在那裡，兩三路合成一起，正往火場一帶搜索。這一耽擱，虎姑娘平日所騎那只大虎先在遠處吼了幾聲，再掩向一旁。

「等賊黨過去，忽然偷偷掩往家中。我看賊黨幾次撲空，改了主意，一面分頭埋伏，一面命人分朝虎吼之處悄悄掩去。我正張望，三爺忽由身後走來，怪我不該這樣大膽，如被發現，休想活命，催我快走。並說，虎姑娘將我們救出賊巢，剛一過崖便單人返身回去，此時還在莊內。三爺為了寶劍暗器均被惡霸拿走，只得先照所說在外誘敵。方才那虎銜了寶劍送來，剛得到手。他功夫好，驢日的這幾天雖將他吊起，並未用刑。

「昨夜剛要拷問，迫令投降講和，便被虎姑娘救走，因此仍和生龍活虎一樣。現在準備裡應外合大鬧一場，先給惡霸一點小報應，說我週身是傷，不能隨他一路。我見他再說快要生氣，只得趕來。其實這些浮傷並未傷筋動骨，沒什相於。我因身上斑斑點點難看，連袖子也未捲起。大爺剛見面，怎會知道？」

公明笑對公遐道：「此人真不愧鐵漢二字，他非但週身是傷，並還厲害，只為性剛好勝，不肯示弱。底子又極結實，故此粗心的人看不出來。實則外表強健氣壯，舉動行走好些均不自然，因他能夠熬痛，大體上看不出罷了。如換旁人，休說這遠的山路，十分之一也走不到。不信你看。」

說時一伸手，便將鐵漢腰間草繩一抽，要解衣服。

鐵漢意似不願，力言無妨。

公明笑道：「我們和自己弟兄一樣。你寡不敵眾，受此毒刑，並非丟人之事。這一身傷不先醫好，如何報仇除害？三弟強你來此，便為借這一條遠路活動血脈筋骨，省得你把血瘀住，一個不巧便成殘廢，我這傷藥又靈之故。照我所料，你已體無完膚，連筋骨也有損害，不給我看過難於醫治。酒量如好，多飲為妙。」

隨命秦萌往取傷藥，一面將衣服解開。

公遐起初在惡霸家中遠望，不覺得厲害，等到長衣一脫，不由心中驚憤，切齒暗罵，天下竟有這樣殘酷的人。原來鐵漢連經毒打，仗著體力健強，只管虯筋盤結，神態雄壯，身上十九成了紫黑色。胸背等處重重疊疊盡是一條條紫黑的鞭痕，腫起老高。有的地方皮肉業已糜爛，與衣服黏成一片。

鐵漢人又粗野，脫時一不小心又揭去一片。經過方才冷水洗浴，肉已成了粉紅。映著新射進來的朝陽，週身成了五顏六色。手腕小腿和頭頸腰腹等處因被惡霸用鐵環套緊椿上，性情又太剛烈，連在上面用力強掙，好些地方均被磨傷，現出筋骨。手腳腕均被鐵環擦碎，現出一條條的深淺凹痕，粉紅紫黑不等，看去慘極。鐵漢卻是談笑自如，若無其事。

公明勸道：「你休持強，如換旁人早已寸步難行。因你從小勤勞，體格稟賦均極健強，暫時痛苦還能忍受。但你不該沾了生水，又跑了這一段急路，難免傷風。趁你此時汗還不曾乾透，多吃點酒稍微發汗，我再給你上好傷藥，就在這樓上靜養，睡上幾天才可無事。休看此時還挺得住，只一落枕，有了寒熱便討厭了。」

鐵漢先還嘴強，不甚相信，後見公明炯炯雙瞳注在他的身上，所說的話誠懇有力，由不得心中感服，脫口應諾。跟著藥也取到。公明先用鬆油將藥調好，將上身傷處大半敷上，用綢布紮好，再同暢飲。鐵漢本是週身痛苦，一路飛馳還不覺得。坐定之後便覺奇痛難忍。

等到上好傷藥，便覺傷處清涼，身上輕快，痛苦減了好些。主人相待又是那麼親切，出生以來從未遇到這樣好人，又是感激，又是高興，隨將公亮被困經過說出。

原來惡霸巴永富仗著財勢，城裡又有一個同黨，官私兩面的勢力比他更大。雙方勾結，無惡不作，又均好色如命。巴永富愛妾林鶯雖最得寵，又會武功，無如巴賊喜新厭舊，照樣霸佔民女，拈花惹草。林鶯先頗憤怒，連吵鬧了幾場，俱都無用。巴賊為討她的好，將元配毒死，扶林鶯做了正室。

林鶯知道丈夫淫兇殘忍，對於元配妻子竟下這等毒手。自己業已嫁他，再如失寵，豈不要遭暗害？乃妹林蓉看出巴賊對她垂涎，更是又急又怕，這日見乃姊背人出神，再一乘機勸說，姊妹二人互相商量了一陣，索性將計就計，不再過問，有時反而就勢湊趣討好。

巴賊為了林鶯美貌武勇，江湖上有本領的朋友甚多，本帶著三分懼意，每次強姦民女多半偷偷摸摸，事過鬧上一頓了事，心中還有顧忌；見她做了正室忽然變了態度，不再吵鬧作梗，越發高興，肆無忌憚，為所欲為。西山數百家土人十九是他農奴，婦女稍有姿色均被強佔了去。

好的算是姪妾使女，常年供他荒淫。如不中意，蹂躪些日，高興時隨便賞點衣物，趕回娘家，算是恩典。否則空身逐出，連隨身衣物都不許帶走一件，不受鞭打還是便宜。被強佔的人如其稍微倔強，便被活活打死，家屬還要連帶受害。端的慘無人道，殘酷已極。東山這班俠士早想為全山土人除此大害，未得其便。

這日巴賊聽了惡奴金三狼的蠱惑，說起西山風煙崖下佃戶張老之女金娃近年長成，十分美貌，便命往搶。張老原是隨同巴賊之祖巴春亭人山開墾的老人，上輩還沾點親，不是山中原有土人。所居風煙崖離村最遠，地勢偏僻，輕易想他不到。那一帶水土肥美，空地又多。

張老從小便隨父母入山，當初原隨巴家共同開墾，後見對方借口上人又蠢又壞，不能寬待，人山以前所約的事俱都不算，每隔些年便要改訂一次莊規，到了巴賊這一輩越發成了土皇帝，殘忍虐處，無惡不作，所有山中土人，連同舊日隨同開墾的人們，多半被迫成了他家農奴。風煙崖這片田地本是上輩在時親手開闢，硬說全山是他買下，只能算是他家佃戶。

總算多少年的上輩交情，不像對付別人那樣虐待。夫妻子女全家四口，從小生長山中，又都勤儉。以前雖被剝削去了多半，還能度日。仗著平日留心，沒有上他圈套。忍氣吞聲，委屈下去。後見巴賊越來越凶，山中土人已是終年勤勞不得一飽，斷定遇到這類虎狼一類的地主惡霸只有逆來順受，平日隔得越遠越好。

父子商量，打好主意，暗中備好租糧相機應付。有時不等惡奴催糧先往交納，遇到年景不好，卻又裝著貧苦無力，前往求緩，分幾次交上，但是本利不短。對於幾個得勢的惡奴更能敷衍，雖然例外貼了重利，惡霸主奴只當他膽小怕事，力量有限，人既本分，沒有怨言怨色，又是上輩老人，無事難得見面，平日無人想起，也就忽略過去。

居然由巴賊做莊主起敷衍了十多年，只一年比一年加多租糧，還未受過鞭打。本年張老父子為了去年莊中起火，分攤太多，眼看日子越來越不好過，終有水窮山盡之時。明明把所交的租省吃儉用備好一旁，惟恐對方疑他富足再要增加，無力應付，先往求說了兩次。這日恰值愛女金娃生日，想起日子越苦，種田所得全數給了巴家還常不夠數，平日生活全仗山中野產和打獵所得，全家氣憤。

張老父子交有兩三個好友。一個名叫馮二牛，也是一家尚未逼成農奴的佃戶，弟兄二人種著三十畝山田。為了巴賊年年壓榨，

越來越甚，辛苦上一年，還得不到三兩月的食糧，立意逃走，連老婆都未娶，正等機會，和張老長子小山最好。依了大牛已早逃走，二牛從小和金娃一起長大，雙方發生情愛。

幾次想逃，均因不捨金娃而止。每日田裡事完，便助張老父子打獵砍柴，尋掘山糧，雙方情如一家。另一人名叫羅三，原是山外龍尾壩的獵人，為了失手打傷了一個地保，逃來山中。聽說東西兩山各有為首之人，以前雙方連發生過幾次爭鬥，後經和解會商划好地界。

東山為首的人姓秦，也在山中住了兩三代，所居香粟村相隔頗遠，在一山谷之中，地土不多，輕易不容外人入居，但他那裡人最義氣厚道，自從兩小莊主接位，要將所有田產重新分配，分田而耕，量力而得，各有所業，大家一樣過著安樂歲月。谷外田地卻是隨人耕種，不特不加過問，並肯出力相助備用東西。

羅三人最強健膽勇，人都稱他鐵漢。本想投往東山，因是初來，那幾年西山兩條人口還無人把守；黃龍山地域廣大，道路不熟，又極難走。第一個遇到的人便是張老。見鐵漢強壯多力，又善打獵。想起當地偏僻，共只三四戶人家，勢子單薄。崖前不遠恰巧便是兩山交界。

香粟村左近猛獸又多，一出便是一大群，種上莊稼難避其踐踏，稍微不巧還要送命。雙方又頗投機人便勸鐵漢在東山境內居住，一面耕地，一面打獵，足能生活。不比自己已受惡霸挾制，便想棄家逃走都辦不到。鐵漢原無一定主意，心想雙方對勁，難得有此好心人交往，先在兩山交界之處搭一草房居住。

後來發現靠東一面風景地土都好，生產又多，更有大片森林獵場，便搬過去。相隔雖遠，孤身無聊，每當閒時也常來張、馮諸家閒談，並分送一些野味，一晃便是十來年。巴賊妻妾兄妹偶往當地打獵，也曾見過兩次，見鐵漢膽勇絕倫，強健多力，本想收做黨羽。

鐵漢知他萬惡，事前又受張老之教，推說他是東山派來守望的人，順帶打獵，我並未到你地界，別的休提。惡霸自然不快。鐵漢更喜打抱不平，遇見附近土人受惡奴打手欺凌，必要出頭。為防連累本人，老是將人看準，等對方走人東山境內，設法戲侮，但又不與明鬥。

日子一久，眾惡奴都明白過來。無奈巴賊近年聽說東山秦氏弟兄自從老的死後，將所有田產一齊分送出去。老的在日待人本厚，經此一來越發眾心如一，越來越富足。秦氏又是家傳武功，人人武勇，本就不可輕侮，新近又有關中雙俠、婁氏弟兄來此同隱，力量更大。

只管心中忌恨，立意吞併已非一日，表面卻與和好，平日嚴命手下惡奴不許生事。獵場在東山境內，如往打獵，對方不來過問已是客氣，千萬不可和人爭鬥，否則必有重罰。因此眾惡奴受了氣還不敢回去稟告，只把鐵漢恨人骨髓，無計可施。